

通志經解





書卷第三

臨川吳澄纂言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鄭立云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上洛商是也春秋左氏傳云閼伯居商丘杜預注云梁國睢陽宋都也

湯誓

湯號也湯名履姓子氏都于亳鄭玄云亳在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云濟陰亳縣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征之時誓于亳都者也孔疏曰甘誓牧誓首皆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



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辭有詳略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追稱也格至台我稱舉殛誅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我后湯民指湯也恤憂念也穡耕穫之通稱割斷也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謂湯不恤我衆舍我耕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聞衆之言如此然夏氏

有暴虐之罪天命我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曰其者將然之辭如台猶曰如何也率盡遏絕也割如剝割夏邑之割怠謂解體弗協謂離心時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喪亦亡也湯旣言夏氏有罪然亳衆安於湯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其心曰夏氏之罪其如何哉故湯言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夏之有衆率

皆解體離心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征之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致推而至於彼也賚與也謂勝夏之後有賞賜也食言如日食之食自有而無謂言已出口又收入而吞食之不行其言也不從誓言謂不肯往伐夏也孥奴通孥戮謂囚繫爲奴而戮辱之也

盤庚

湯都亳第二世次子外丙立三世弟仲壬立四世湯長子太丁之子太甲立五世子沃丁嗣六世弟太庚立七世子小甲嗣八世弟雍已立九世弟太戊立十世子仲丁嗣遷囂十一世弟外壬立十二世弟河亶甲立遷相十三世子祖乙嗣遷耿案書序但言圮于耿史記言又遷邢依書序則盤庚是自耿遷亳依史記則是自邢遷亳或謂今邢州不近河圮如耿之有患若果在邢似可以不遷況邢耿字體易相混亂恐疑邢字即耿字傳寫之誤

故史記以爲再遷邢也但若無遷邢一遷則五邦之數少其一此又不可追考且當闕之十四世子祖辛嗣十五世弟沃甲立十六世祖辛之子祖丁立十七世沃甲之子南庚立十八世祖丁之子陽甲立十九世弟盤庚立復都于亳舊註以爲自耿而遷也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唱爲浮言以惑衆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浮言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書凡四節第一節述民怨之辭第二節未遷時告羣臣之辭第三節在途告庶民之辭第四節既遷至亳總告臣民之辭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殷亳都也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茲指當時所都而言也劉殺稽與叶通問卜也盤庚欲遷於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而曰我王祖乙來都於此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地也今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則當卜以稽之曰其如之何也豈可不信卜而輕遷之也哉意者盤庚之遷卜之不吉而盤庚必於遷故民之不肯遷者以此爲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
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先王成湯以來之王服事也茲指先王所都亳而
言也顛仆也由古文作𣎵木生條也蘖萌芽也盤
庚之遷以今所都有水患故欲舍舊從新復成湯
所都之邑庶望可再興盛如先王之時故民從而
譏之曰我先王有所事能謹敬天命其處亳邑猶
不能常常安寧所以不常其居自亳而遷至今已
歷五邦若亳果可常安則先王居之至今矣今

他事皆不承順於古先王之爲不知天將斷絕汝
命況可自謂吾往都亳邑則能從先王之功烈如
已仆之木再生枝條萌芽天將長永我命于此新
遷之邑而繼紹復還先王之大業以致于撫安天
下之民乎

此第一章周氏曰殷人稱殷自盤庚始以前惟
稱商盤庚遷都後殷商兼稱或只稱殷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
伏小人之攸箴

敷教由自箴規也小民蕩析離居而巨室安土重
遷以浮言相眩惑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

位始以先王舊常遷都之事正其法度小民有欲以言箴其上者毋得遏絕而使不上達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衆者臣民咸在也若曰史述其大意若此猷語辭毋與無同傲上命而從已之安故不肯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雖臣民咸在此言實爲羣臣而發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脩猶易言脩辭論語言爲命也古先王任舊人共政凡有播告其臣皆承宣而不隱匿其指用能大

敬乎王者如此盤庚將責其臣故先舉先王之臣而勸之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聒聒多言亂德也險利口相傾覆膚巧言切中肌膚訟爭辯今汝亦是舊人胡不能如先王之臣乃聒聒然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予弗知汝所訟言者何故反求內省非我自荒廢其德召汝怨謗乃是汝含容我之德恃我之寬厚而不畏懼我一人故敢浮言以惑衆我不遏絕於始萌之時遂至舉國怨咨無所忌憚如火之方燎不撲之乃坐觀其

四百九
織盛是我之拙謀起汝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綱網大繩紊絲亂也力勤也秋收成之時有秋有收成也戎大毒害之甚者君如網之綱臣如網之目舉網在提其綱則衆目自有條而不亂喻臣當從君之令不可傲上也農夫服事田畝勤力耕種則必有收成喻今不憚往遷之勞終必安居之利不可從康也汝之不肯遷者以有傲上從康之心也汝能黜去此心承命往遷則小民之家與汝婚

姻僚友之家皆有便益是汝施實德於彼也汝之祖父嘗有德於民矣今汝又施德於民是世有積德也乃敢大言於人而無愧既遷去則不復畏水災爲大言於遠邇矣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昏勉也恫痛也惰農自安不勤勉於耕作之勞則必無黍稷之收成汝不以溫和吉善之言言於百姓使之樂遷將後遭水患則是汝自生此害爲致敗致禍之姦宄以自災汝之身也夫怨咨不遷民

之惡也實由汝倡浮言惑之是汝先其惡也病痛
人之所去而今乃奉之是護其疾利其災及有災
之時汝雖悔之而身已無及矣此戒其從康也
相時恤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
靖非予有咎

視此小人平日猶且相顧人所箴規之言慮已之
發言或有過差於口況我爲天子生殺在手實制
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爲不利何不直以告我
而乃倡浮言以恐嚇沈溺于臣民如火燎于原勢

焰薰灼不可嚮而近之其尚可撲而滅之乎汝之
浮言是汝自作不安靖非予有召怨致謗之咎此
戒其傲上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用舊人使
新器我今與汝舊臣世家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汝爲功臣之子孫我
其敢用非所當罰之罰於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大享祫祭爾祖父有功勞於國其子孫當世世選用爾苟有善予不敢掩蔽而不用汝然爾祖配食於我先王之廟能昭鑒其子孫善惡而爲福爲禍無所私者是以我亦不敢用非所當德之賞於汝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志所射表的也侮玩慢之也弱輕蔑之也無父曰孤十年曰幼有又通言孤與幼作起而遷也猷字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語辭也我告汝今日遷都之艱難當如射之有表的期於必中必

至汝當與老者幼者各謀久長於其所居勉出汝力聽從我起而遷去不問遠邇皆當同遷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今日不遷他日必死用罪罪之所以救其死故曰伐厥死其從令者用德德之所以彰其善也邦之善歟是爲汝衆之善邦之不善歟是爾衆有不善而予一人佚於行罰凡在爾衆當致告于我正爲告羣臣而此言汝衆爾衆兼民而言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汝自今以往有事者各恭敬有位者各齊同言一心協力也出口之言當有節度勿復以浮言胥動如其不然則罰及汝身不可得而悔也

此第二章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以猶與也謂能左右之也話說喻之也弗率不循上命誕大亶誠有衆兼臣民而言王庭謂道路次舍之所如周官掌次所職盤庚既起涉河南其民以遷乃說喻其不從令者大告之以誠心其民皆

至戒其勿得褻慢凡在王庭聽號令王臣居前庶民居後盤庚已告其臣矣今將告其民故升進其民於前令其明聽我言遵守而行不得廢失我所命也自君言之謂之言自臣言之謂之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承奉順也保愛護也浮如名浮于實實浮于名之浮過也猶言勝之也降黜去之意大虐謂水災虐害人也我先王無不惟民是承故民亦保愛其君

共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殷家能遠去水災之大害以先王不懷其居之故其所以起而遷者視民所利而用遷也汝民何不思念所聞我先后之事我之奉承汝者蓋欲使汝共享喜樂安康之利非惟汝有罪比附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民志本欲安其居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暫安而不圖他日之久安我所以招呼汝遷懷念此新邑者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民欲安之志不

遷則舉國無安定之時以汝遷者所以安定一國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于困者我憂爾民之憂而汝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感動我爾惟苟安坐待水患之至是自取窮苦譬之乘舟者然汝若遲滯不濟則必臭敗其所載之物濟水之誠心間斷不屬則不

復能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此汝不考察但自怨咨忿怒何能瘳其病乎言無益也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將至之災是汝大有可憂而自勸其憂也孟子曰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于天乎下文迂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于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

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人之浮言誑惑偏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沈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先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奉畜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王嘗勞爾之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撫安爾故如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高后湯也知有水患而不遷政之失也
失政而久留于此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虐
害我民蓋君不能爲民圖安俾遭沈溺之患是虐
害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迪

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先后泛言商先王幼孫
盤庚自稱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
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
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

德也先后自上罰汝汝無能迪迪謂開導解說以
求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
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汝不肯遷非止
災及汝身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
之也則或云當作賊貝古畔戎字也綏撫諭之意
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
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

三言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者多取而兼之謂貝海介蟲古老以貝
爲貨以玉爲寶此言貝玉貨寶互相備也世臣巨
家聚畜貨寶恐因遷散失耗費故搖動百姓使不
肯遷迪開導也盤庚言若治政之臣所以共天位
者不以民生爲念而惟務富已之貝玉者其祖父
亦告我高后令作大刑于其子孫開導我高后崇
降之以不祥也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皆
謂禍也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
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

所信以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爲責臣然詳其文
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皆在
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告皆與民言不應此一
節獨爲與臣言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猶上文告汝于難之意水患大可憂汝
當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疏遠隔絕也民之所
以與君相遠絕者由其偏爲已計而不分其念以
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念以相從而各設中于其
心也中則其心公平不偏于爲已計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上令者及暫時
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輕則劓之重則殄滅
之無有遺留其生育無俾遺其種類于此新邑也
遷徙道路恐有姦人乘隙生變故嚴以戒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永建乃家爲爾
子孫立無窮之業也

此第三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至亳邑也定其上下所居謂君有寢廟臣有
邑宅民有廬里也位朝見羣下之位正其朝位以
見臣民而慰勞撫諭之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
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蓋命雖
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
也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
則以爲足謂今日自可永命不復爲自勉自力之
計故以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自此至茲賁告民也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歷盡也百姓民庶也協合比連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而曰爾無共懷前日之怒而合比讒言以謗議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多猶增廣也山謂亳邑商都囂相耿等處皆近水惟亳近山鄭氏曰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安定湯欲

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凶德謂民受水害適亳邑依山以居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黜其凶德而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以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蕩漂析分極止震亦動也冲童弔至由用靈善宏大賁飾也舊都墊圯民漂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而爾民猶且安土重遷乃謂我何爲震動萬

民以遷乎此乃天將俾我興復成湯之德以治我家故我及一二臣之能篤敬以恭承民命者用圖永安居于此新邑也我非廢爾衆謀其至乃用爾謀之善指當時民臣有言當遷者也我與善謀之人各非敢違卜蓋用以宏大此賁飾之事是以不得不遷也賁者猶曰增光于前人也蓋盤庚之遷鬼謀不吉而人謀已決故違卜而遷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自此至篇終告臣也邦伯邦之長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隱閔痛也簡閱相

視也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殖之予其勉閱視爾爾當思所以敬我衆衆兼臣民而言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人困窮之人不能自謀者也謀人能自謀之人不困窮者也我不任貪人有能敢于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之各保其居皆敘而敬之者我則任之也曰恭曰欽所謂敬我衆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終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若者如我之志恭生生是也否者不如我之志好

貨是也總聚也庸用也今既示汝以朕志之向背爾當無所不用其敬毋聚寶貨而以民之生生爲己責式用敷布其德于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二之謂一

此第四章

高宗彤日

高宗武丁廟名史記曰武丁崩祖庚立尊其廟爲高宗是也湯十九世盤庚其二十世弟小辛立二十一世弟小乙立二十二世子武丁嗣二十三世子祖庚嗣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日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曰繹雉鳴也祖庚于高宗彤祭之明日有雉雉之異蓋祖庚當時致隆于禰廟故天降災異以儆之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祖己將告王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惟反身自省正其所行之事而已若今王之祀豐于昵事之當正者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監視也下民猶曰下人典猶主也義者天理之宜言天監視下人其禍福予奪惟主于義爾降年有

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其不永者非天
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商人尚鬼
其瀆祀也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五時之
類祖已言永年之道在于所行之義不在于禱祠
也泛言人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于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
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人不順德
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
脩省以正其德人乃曰孽祥其如何則是不畏天
戒也意欲祖庚因雖雉以自省而改黷禰廟之失

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循典祀無豐于昵

嗚呼嘆辭司主也敬民即上文所謂義也猶夫子
告樊遲以務民之義循嗣也昵親也近也謂禰廟
也王之所司當敬以盡人事而已徼福鬼神非王
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者其可獨豐于
昵廟乎

西伯戲黎

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
矢鉄鉞專征伐為西伯戲勝也黎國名舊說
以為在上黨壺關之地今潞州有黎城縣呂

氏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周師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澄謂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嗣爲西伯其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則爲君臣一日命絕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髮今旣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則振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爲意也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然黎國若潞州之黎城則山路險僻不當周師經行之道紂都

朝歌在今衛州而衛州有黎陽去朝歌甚邇或指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殷賢臣也篇中無及戡黎之事作書者特標此于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奔告自邑來奔告紂也

曰天子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康安虞度率循典常法

也祖伊特呼天子而言天既絕我殷命格人元龜
皆能先知吉凶今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
至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
自絕于天故天從而棄絕之使我不有其安享之
食謂沈酗暴殄也不知其本然之性謂昏亂厥德
也不行其當循之典謂廢壞常法也三者皆紂所
自爲若天奪其間而使之爲之然故曰天棄我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
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
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今王其
何如哉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
痛切著明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而言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
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還其私邑也乃指紂也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
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邪
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前與紂言
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也指當時與紂共事之人皆無不同受戮于爾之邦者時周師已逼商亡在旦暮間祖伊危迫之情可見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周師其在祖伊既告之後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直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案此乃殷邦殞滅命在須臾之時蓋已無暇於怒忠諫而殺忠臣也湯二十四世祖庚弟祖甲立二十五世子廩辛嗣二十六世弟庚丁立二十七世子武乙嗣去亳遷河北二十八世子太丁嗣二十九世子帝乙嗣三十世子受辛嗣而商亡受紂字通用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此篇次序疑在戡黎之前然商書五篇前四篇乃君告其下臣告其上之辭此篇乃臣下自相告之辭故居後云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其與或者皆非必然之辭亂治也殷之亡形決矣猶曰其弗或復能治正四方乎猶冀其悔悟不敢必其果不能也我祖湯底致沈于水不復能出也飲酒成

三百八十一
凶曰酗亂敗爲酒所亂而壞其德也上謂在前下
謂在後也我祖成湯致遂陳列其功在上而子孫
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我指紂也不斥紂而言
我厚之道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
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亂雜意竊盜取也卿士卿也淪沒也津渡處涯
水際殷民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在
上者以法禁治之庶其可止今卿士爲民師表凡
有辜罪之人反容縱之無常法捕獲者是以小民

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而爭奪相與爲鬪
敵之讎匹天下蕩無綱紀殷其淪沒喪亡矣若涉
大水茫無畔岸無望其可濟惟有沒于水而亡爾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曰更端之辭我微子自我也遜逃遁荒野外顛傾
覆隳墮墜何其語辭微子言我其發而出外歟則
若病狂之人行不知所之留而在家歟則若昏耄
之人居不知所爲愁悶憂困無所措其身思欲逃
遁于荒野不忍此身親見宗國之亡也今爾無所
指示以告我國將顛覆隳墜若之何者蓋微子之

情危迫之甚故又更端以問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以下箕子之荅也毒甚害之意荒謂迷亂紂之無道乃天甚其害而降之以災使之荒迷于國方且起而沈酗于酒以紂無道歸之天與詩言昊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此荅微子所言酗酒敗德之語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耆長老成之人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皆咈

逆而棄逐之則在位者新進年少不更事之人爾此荅微子所言卿士非度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毛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祀天祭

地享宗廟之物商民猶且攘竊有司用相容隱俾將去食之而無災禍此荅微子草竊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降下也監臨視也乂治也斂倍聚也召招至也乂讎猶曰嘉耦怨耦云爾言下臨視者殷民使殷民平日安和之讎匹皆化而爲闔敵之讎匹猶倍斂招召之然日長無已故曰不怠此荅微子相爲敵

離之語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詔告也夫民之盜竊有司反容之民之鬪敵有司實召之則盜竊鬪敵非專民之罪治民者亦有罪與之相合而爲一上下同惡不恤其民民多餓莩捐瘠無所告也此總前兩節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箕子言我皆自我也臣僕爲國亡俘虜而爲人臣僕也言商今其有災我適起而當禍敗人臣之義無可逃避商其淪喪我惟有死之而已不復爲他人之臣僕也此箕子爲自己謀亦荅微子淪喪之

書卷第四

臨川吳澄纂言

周書

周自后稷封邠其後公劉居邠大王始遷于岐山之下曰周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牧誓

牧地名在紂都朝歌之南近郊三十里文王爲西方諸侯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嗣爲西伯亦如之及十有三年紂惡已極遂率西方諸侯伐紂師自孟津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師進至牧野誓于將戰之時

時甲子昧爽王輶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大斧也以黃金飾之杖鉞示誅有罪左手杖之示不必用旄犀牛尾使指揮三軍進退右手秉之以麾則有力逖遠也言自西土至紂都道理遙遠行力勞苦撫慰之之辭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司徒

司馬司空三卿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次也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衆也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千人之帥百夫長百人之帥庸濮在江漢之南蜀西蜀羌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當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友邦冢君諸夏大國也此八國遠方小國也稱舉戈戟干楯矛戟之屬長二丈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

四
十
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
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晨雞鳴戒曉也索盡也牝雞而晨反常之妖其家
必敗婦姐已也婦言是用猶牝雞司晨也國必亡
矣昏昧也蓋紂爲姐已所蔽惑故凡皆昏昧也肆
祭名未詳其義周官以肆獻裸享先王鄭讀爲他
歷反或曰肆陳也陳設以祀也荅猶報也不荅廢
宗廟之禮不知報本也遺先王之遺胤也王父母
弟王之諸父諸母諸弟也迪猶道也不迪絕族親
之義待之不以道也逋亡也卿士卿也四方多罪

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
位俾毒民爲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
加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十勗哉
愆過也步進趨也齊猶整也勗勉也今日之戰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而整齊其行列此告之以坐作
進退之法以戒其輕進也吳氏曰乃止句絕齊焉
者陳法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止又整齊
其行列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以戒其貪殺也

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丁寧之意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奔謂來降也以役西土與周官以役太師左傳以役諸侯意同紂之衆弗來迎戰而能來降者則受之而俾役使于我西土之人蓋勉其武勇又令其受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

洪範

洪大也範謂鑄金之模匣禹治水之時洛出神龜龜背有文自一至九禹則之第列三才之道分爲九類以配九數其綱九其目五十凡天下之道悉包括而無外故曰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商謂年爲祀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紂諸父也紂囚之爲奴武王克商而釋其囚以其素傳洪範之學故下車之初就問之也此篇以箕子所陳錄而爲書稱祀不稱年見箕子不臣周之意

三百五十四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難辭嗚呼歎辭而後言重其事也陰默隲定相助也協和也相協厥居謂重其生利其用正其德也彝倫常道之次序指洪範九疇而言也敘謂各有條理也凡九疇之序皆天所以默定下民而相協其居者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墮塞汨亂鯀不順水之性導之就下但爲隄防障

塞之水失其道汎濫逆流故陰勝火木不能敷榮金不得孕育土不可墾闢五行皆汨亂陳列矣帝即天也以主宰言曰帝震怒謂鯀逆天理得罪於天也畀與也疇如田之界域斁敗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嗣興謂繼鯀而登用錫賜也禹錫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配則洪範

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日天錫禹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爲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爲然，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啓其衷，云爾，故以爲天所錫也。

此第一章洪範之總序也。

初一

數之初爲一一，洛書文之在後者。

曰五行

曰五行，禹所分配也。下八疇，倣此五行五氣之運行，也不言用者，無所待於人而自然也。造化萬類，無不本於五行，故以五行配數之一。

次二

一之次爲二二，洛書文之在右前者。

曰敬用五事

敬者，此心常存而爲一身之主。凡言用者，有所待於人而後然也。蓋主於君人者，而言人稟五行之氣而成形，故以五事配數之二。

次三

二之次爲三三，洛書文之在左者。

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所以厚於人也。先身而後及於人，故以八政配數之三。

次四

三之次爲四四洛書文之在左前者

曰協用五紀

協謂與天合紀如絲之紀先人而後及於天故以五紀配數之四

次五

四之次爲五五洛書文之在中者

曰建用皇極

建立也皇君也極屋棟之名高上之至無能過之也尊爲天子德爲聖人人倫之至四方瞻仰而取則焉是之謂皇極五行順五事敬八政厚五紀協

斯可以建極矣皇極居天下之中洛書之五亦居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

次六

五之次爲六六洛書文之在右後者

曰又用三德

人治也德道之得於己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日遷善而不知無所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宜故以三德配數之六

次七

六之次爲七七洛書文之在右者

曰明用稽疑

明謂決其疑也稽古作卜考也謂考之卜筮也德雖應變無方然有疑事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神故以稽疑配數之七

次八

七之次爲八八洛書文之在左後者

曰念用庶徵

念謂反身思省也庶衆徵驗也雖聽命於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於天故以庶徵配數之八

次九

八之次爲九九洛書文之在前者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威畏古字通用嚮者慕之而欲其有威者畏之而欲其無極者禍之至極者也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人罹蒙休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爲九疇之終

此第二章洪範之綱也其下九章洪範之目也

洛書文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五行之材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木可曲可直金可從可革土宜稼宜穡稼謂耕治穡謂收穫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爰於

也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新安王氏曰土非止於稼穡以民生粒食之用言之也潤下用之於灌溉炎上用之於烹飪曲直之斷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猶爲也水之鹵味鹹火之焦味苦木之實味酸金之綉味辛土之稼穡味甘五行各有聲色氣味此獨言所作之味以見其餘

此第三章

洛書文

三百五十八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身所動之容言者口所發之辭視者目所見於外聽者耳所聞於內思者心所處運於中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容莊而謹也從辭順而達也明所見昭徹聰所聞審詳睿通於幽微陳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物也恭從明聰睿則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莊謹則其心齊一而不二故作肅言順達則其心理治而不亂故作乂視昭徹則其心知識了悟而不眩故作哲聽審詳則其心計慮精當而不苟

故作謀思通於幽微則其心可馴至於無所不通故作聖

此第四章

三

洛書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植樹阜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土以定其居居既得安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以導其善

教之不從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內治舉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往來交際有其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得已故最後八政或言其事或言其官此一疇該周官六官之事食貨天官所總祀春官所掌司空冬官也司徒地官也司寇秋官也賓亦秋官所掌師夏官所掌

此第五章

四

洛書文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

曆數之紀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五紀雖有專官掌之然王與羣臣亦自加省察恐其測候推算之或差所以欽天也卿士師尹不言省者省文師尹衆尹謂大夫士也尊者所省者大而簡卑者所省者小而繁王省一歲之四時卿士省每月之大小師尹省每日之長短易謂與天不相合而差殊所省一歲一月一日之時皆與天協則物產收熟政治光顯賢人之未用者用羣臣

有家者安其或一日一月一歲之時皆與天殊則其應反是此申言歲月日之紀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庶民之所省者惟觀星而已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觀星則知將有風雨而避就之以耕種獲斂也此申言星辰之紀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日之行冬至道極南度極盈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北度極縮夏至後漸南漸盈月之行春從青道夏從朱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青朱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從箕度則風從畢度則雨凡此皆

用曆數推筭而知之此申言曆數之紀

此第六章

五

洛書文

皇極皇建其有極

釋皇極二字言皇極者謂人君建立其有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庶民在下之民淫謂沈浸爲惡朋類也人在官之

人比謂阿黨徇私民無惡類人無私心皆君之德

有以爲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惟

于咎皇則受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念叶
韻紐

有猷謂工於謀事有爲謂敢於作事有守謂操持

不變時是也庶民之中其有有謀爲操守者固當

念之而勿忘其有雖未合於善道而亦未陷於罪

戾者亦且容之而勿責則是庶民皆有得於汝之

極而使汝長保此極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無虐罔獨而畏

高明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行叶音杭
明叶音芒

人之有才能有作爲者使進其行務令才德兼全

而國可賴之以昌罔獨孤立無援者高明勢位崇

顯者不以其無援而困沮之不以其有勢而尊敬

之但論其才行之何如耳是則人亦有得於君之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言叶干斤切訓叶平聲行音杭

敷廣布也人君立極者所敷之言即此常道而教訓之皆以天理而教訓也庶民於立極者所敷之言即此教訓而踐行之斯能親近天子道德之光矣又言天子能使庶民近其光斯可作民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矣此一節申言庶民無有淫朋之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陂舊作頗義叶音義

偏謂不正陂謂不平遵循也義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爲考工記千夫有道萬夫有路此言道路互辭取韻叶耳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人也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反側皆謂不正正謂不偏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於極也此一節申言人無有比德之意

此第七章

六

洛書文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中徑直行之而無所枉也克勝也剛克剛勝於柔也柔克柔勝於剛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平謂平均不彊不弱也康安而無事也彊弗友謂剛彊不相順助也燮友謂柔和相順助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

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或寬或猛或寬猛適中各隨其時俗而施之有不同焉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謂沈抑下而不上潛謂潛藏內而不外高謂高亢上而不下明謂明顯外而不內沈潛者易至於卑悔故以剛克治之進之於高明也高明者易至於浮露故以柔克治之退之於沈潛也各因其資質而待之有不同焉

此第八章

洛書文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

鑽龜曰卜揲著曰筮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之官及有疑事之時乃命之使卜命之使筮卜兆有五雨水兆霽火兆蒙土兆驛木兆克金兆筮卦有二貞內卦悔外卦卜筮皆有占此占字專言筮

行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人句絕行忒未詳朱子曰行是多剩忒是差錯

或曰卜筮若止一人則或有差錯無從正救故多剩其人數俾之參互推究其或有差錯者立是人爲卜筮之官各三人人各一法三卜三筮所占或皆吉或皆不吉若一不吉二吉則作吉用一吉二不吉則作不吉用故曰占則從二人之言

筮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著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彊無疾而壽逢大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人心之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也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兩逆則凶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冠婚外謂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外事內事俱不作也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此第九章陳氏曰卜筮者天之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又至於有疑然後謀及人而斷之以卜筮苟人事不協而惟卜筮之從雖得吉兆而無益也故稽疑必在於皇極三德之後

洛書文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陰陽之氣交則蒸而為雨氣散則開而為暘陰退陽進則為燠陽退陰進則為寒陰陽旋繞扇播則為風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

而化育不言熱涼止言燠寒者燠為熱之微寒為涼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終也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時之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備猶有也是五者之來其有各應期而不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庶草物之尤微者此茂盛則萬物咸遂可知所謂休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謂過於有極無謂過於無一者過於有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也一者過於無謂恒雨則無暘恒暘則無雨恒燠則無寒恒寒則無燠或彌

旬彌月無風也凶謂饑饉疫癘由此起所謂咎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禎祥曰休皆因五事之敬而有此徵肅有滋潤意
時雨似之又開豁意時暘似之哲昭融有和暖
意時燠似之謀審密有凝結意時寒似之聖無所
不通時風似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
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災沴曰咎皆因五事之不敬而有此徵狂者貌之
放蕩淫雨似之僭者言之差忒亢暘似之豫則昏

惰散緩而不收恒燠似之急則躁率縮栗而不舒
恒寒似之蒙則心冥迷而無主猶風之終日飄揚
而無定也凡此休咎之徵因其事而各以類應
此第十章

九

洛書文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生而為人孰不好生而
惡死壽者其生之長也故先之以壽有生必有以
養故繼之以富雖有以養又必身安而心寧故繼

之以康寧身康心寧又必知爲善之樂故繼之以攸好德考成也成全以終其命謂盡其天年而不死於戰鬪刑戮也有雖壽而不得善終者故卒之以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彊者弱也惡弱者好德之反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斂聚此五福以廣布與庶民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色當作寧字之誤也正人謂爲正長之官者穀祿也詩曰卬卬方有穀好如鄉黨自好者之好謂自愛重也言正長之官使之既富足有祿而又身得以康心得以寧其人必能爲善而曰予所好者德則是汝實與之以此福也汝若不能先使之富且康寧則彼在家無所顧藉不自愛重將陷於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以福而彼之所作爲無

非得罪於汝之事矣上爲庶民言斂五福此爲在官之人言而不及壽與考終命者蓋以人臣委質致命不敢有全身保生之心然苟真能好德則天自報之以壽考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辟君也威謂六極之可畏玉食謂珍美之食也此言能爲民福禍者惟君一人此其所以獨享天下珍美之奉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頗不平僻不中也臣佐君治

民然無有能自爲福禍者故亦不敢享至尊之奉若爲臣而有君之權享君之奉則是僭亂之臣君臣必俱傷敗凶於臣之家害於君之國有位之人效之而側僻天下之民效之而僭越差忒矣

此第十一章

金縢

蔡氏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冊文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序其事之始末因以金縢名篇孔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敘將告神史乃冊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

辭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武王
既喪以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
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以後之二年言克商未久也有疾初得疾弗
悅豫則疾篤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
卿百執事咸在肅敬以聽命於神故曰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葉氏曰戚者休之反也二公以武王疾爲先王不

佑而遺之戚如雲漢之詩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者故周公以爲未可因武王之疾而遽戚我先王
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功事也自以爲功謂以身自任其事築土曰壇除
地曰墠同除地一所而築三壇設三王之位皆南
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古
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
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
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之爲子

爲臣故不敢告於廟而爲壇以告也璧珪所以禮神植謂置之於壇秉謂執之以手二公爲王穆卜不過欲占其病之安否何如非能轉凶爲吉也周公以介弟之親任冢宰之重愛兄憂國其情切至爲宗社計其慮深遠有非二公所得與者故却二公之卜而自任其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

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史掌治文書冊作冊以書告神之辭也祝掌接鬼神祝曰者祝述冊書之辭以告也元孫長孫某武王名邁遇也厲惡虐害丕子太子也責猶責其侍子之責旦周公名武王爲文王之丕子若爾三王之靈在天責其來服事左右願以身代之材才智藝技能周公謂我之仁德如父又多材藝從三王在天則能供給服役於鬼神武王之德雖亦能然而材藝不如我之多縱死而從三王於天亦不能供給服役於鬼神但當留下地作民主乃受命於

天帝之庭廣佑四方之民而君之矣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皆有分土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武王之威德然天命方新人心初服未久未固未可遽死也武王一身宗社所繫三王愛念保護毋令其死而墜失天所已降之命則我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貴重之也即就也命三王之命也元龜大龜也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謂決之於卜也卜之吉是三王之許我卜之不吉是三王之不許我也許我則王疾瘳而已代死得從三王在天事鬼神故以此璧與珪歸家而俟三王許我之命屏藏也不許

我則王疾弗瘳而已不死不得從三王在天事鬼神而此璧與珪無所用故藏之也案周公告三王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侍側以語其親可見終身慕父母不死其親之實孝愛忠誠之至也又案武王喪於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周室幾危設使喪於克商甫二年之時則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觀事勢之必至於此所以欲代武王之死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周公欲代死理有之乎曰有匹夫匹婦發一誠心可動天地況聖人至誠至公心與天一志壹則動氣固有改移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則周公豈爲之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筮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洪範所謂立時人作卜筮三人是也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一猶齊也習重也并並也謂三龜之兆齊相繼而吉及啓筮見兆書而其占果並吉也體兆之體周官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公言視卜兆之體王之疾其可無害予小子周公自謂予一人謂武王也公視卜知王疾必瘳而已亦不代死故言我新受命於三王惟當永久克終是圖三王既不令我代

死則今此所俟三王之命但俟其能愛念武王而使其疾之瘳矣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周公歸其私家也冊即史所作之冊縢緘也匱藏物之器金縢之匱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瘳愈也言公既卜而歸卜人乃以周公請命之冊納於匱中與卜書並藏也蔡氏曰金縢之匱藏卜筮書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王氏曰卜筮既畢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異時將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爲此匱藏其冊爲

三百八十一
言集言卷四
二一
邵聖
後來自解之計也愚謂匱所以藏卜書卜則啓匱此常事也惟周公此時之卜有與常時不同者以先有冊書告三王而後卜也故既卜之後其冊書因得同藏於卜書之匱若常時之卜則史述卜主之命告卜人蓋不書於冊既卜亦無冊可藏也故前此二公欲卜武王之疾後此成王欲卜風雷之變皆不聞有冊王氏蔡氏之說未當而謂非周公藏其冊爲後來自解之計則是

此第一章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武王之疾既瘳數年之後乃喪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也非長弟故曰羣弟猶儀禮非長子者曰衆子也流言如水流自彼至此也國周國也其言發自紂都而傳至周國也孺子成王也公將不利于孺子謂欲奪其位也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之入人者深紂爲無道諸侯離心而雍梁荆豫徐揚六州歸周冀亮青三州猶屬商及武王克商封帝乙元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分紂故都爲三以母弟三人爲三監紂都之北爲邶封管叔南爲鄘封蔡叔東爲衛封康叔紂子武庚居殷墟有司厚給其廩祿而

已蓋未嘗與之土地人民也然殷民懷商不忘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武庚煽惑管叔以謂兄亡
弟及管叔當立今周公弟也而居內將爲天子管
叔兄也而居外不過爲諸侯管叔及弟蔡叔唱爲
流言以惑王而間公將西向奔喪以軍師從而圖
不軌周既有釁武庚俟管蔡二叔去國之後收其
遺民叛周而復商南有徐戎淮夷等國亦相挺而
起所謂管叔監殷以殷叛者其事情之實蓋如此
而前史所載失其傳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周公自責言今此召謗致亂是我之所爲

不法也王室將危我何告我先王乎亟能弭變女
王室乃可於是大誥諸侯東征叛人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謂出征而居東方也二年出征之第二年也
罪人謂叛人武庚得謂捕獲也武庚伏誅而管叔
亦死殷亂遂平林氏曰自周公居東以下其事跡
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始終
故於此併載之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謂罪人斯得之後貽遺也鴟鴞詩見今豳風
以言責人曰誚管叔流言謂周公將爲不利公不

俟王疑之釋而自往征之蓋國家安危重於一身
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若小丈夫然避小嫌而妨
大計乎以王室至親兼東方諸侯伯而仇讎之人
煽惑我兄弟離間我君臣以傾覆我國家禍變艱
大事機迫急拯溺救焚惟恐不及征之其可少緩
乎逮叛亂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作鴟鴞之詩以貽
王極言周家創造王業之難而有傾覆之者其情
哀痛庶幾成王之悟而王疑終於未釋但亦未敢
誚公而已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而周公尚留居東都此其
三年之秋也大雷電以風天之怒而渝也弁皮弁
常服玄冠端喪天威敬鬼神故王與大夫盡改服
皮弁素積啓金縢所藏卜書以卜而於其匱中見
周公請命之冊諸史百執事供給卜筮之人昔曰

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爲卜而俱至二公及王得周公代死之說遂以問之則爲信有此事噫心不平之聲又慨歎而謂公常有命令勿與人言故我勿敢言爾蓋請命代死出於一時迫切之誠變禮也非常道也故不令宣泄成王初意欲卜天變之爲何旣得此說始知昔日周公如此用心以勤勞於王家王自悔年幼不及知不免爲流言所惑夫周公肯以身代兄死其肯奪兄子之位乎以公之忠聖而被謗蒙疑至今在外公無負於王王有負於公矣天動威譴告以彰顯周公忠聖之德王因此感悟知天變爲公故曰其勿穆卜王疑旣

釋亟欲去歸謂我當親迎而國家所以待公之禮亦當宜稱公自東歸將至王出郊以迎而天不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感應之速如此凡大木爲風所拔者旣顛仆於地矣風所偃者根未拔而榦欹斜則合衆力支拽之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始終以見未穫而禾偃旣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親迎俗本親作新今從馬氏本

此第二章

大誥

誥辭有大誥二字取以名篇武王克商誅紂其子武庚曷嘗一日忘周哉顧周未有隙可乘又在已無土地人民之資耳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不平此可乘之隙也武庚說管叔聲周公之罪舉兵西向其心豈爲管叔計直欲伺管蔡二叔去商則已得收遺民據故都以復商也管蔡庸愚武庚狡黠管叔身行叛事而實爲武庚所陷武庚身造叛謀而先藉管叔以發禍機可畏折之於方萌則易遏之於已熾則難所以不得不速出師也此誥蓋作於武王崩之年他書載武王崩

在十二月若果爾東征亦當不出是月也成王元年殷亂平二年周公歸三年伐奄遷殷民七年營洛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以冢宰攝行王事公之東征代王親征也國之號令當自天子出故稱王命以告猷發語辭大誥猶言普徧以告也多邦謂諸侯之君御事謂其治事之臣不弔猶言不幸謂不爲天所閔恤也割猶害也遭大喪禍其痛如割也延猶待也不少延

謂伐殷未久武王遽崩也無疆謂無有境界窮盡之處言其大也歷天之歷數也服猶事也造猶造道之造格猶格物之格武王受天歷而服王事此至大之任大惟我以幼小沖弱之人而嗣守之弗能造於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未盡況敢言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渡水曰涉往猶進也渡訖曰濟敷廣也賁飾也若涉深淵之水進而求所以濟思欲增廣脩飾以增廣前人所受之命使其命愈隆愈固此不忘前人

創業之大功也

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閑謂掩藏諱護降威即降割也寧王武王也紹謂龜能承接天意以傳於人即命就受天之命於龜也曰者龜兆之占如此云也大艱謂大患難也天降喪禍於我未知天意若何不敢諱護不問故用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繼紹天明卜未來之吉凶而龜兆之占預報以武庚叛亂之事謂將有爲大患難於西土者蓋言武庚叛周也雖西土之人亦爲不安靜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爲亂

也此武王崩後所卜

越茲蠹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蠹如蟲之物而無知也殷謂武庚腆厚也紀理絲也敘傳世之次也疵猶隙也國有疵謂二叔謗周公以惑成王也民即人不康即不靜謂動兵也反謂反於常理也鄙遠邑也武王崩後龜兆預告以將有叛亂及此果有蠹然而動者殷餘小小腆厚之武庚大敢理其傳系以己爲殷王之子當繼世而王適值天降喪禍於周知二叔與周公有隙而爲不安靜之事遂乘此隙而曰此予殷家興復之

時欲亡周而反以周邦之土地爲商畿之遠鄙此武庚之叛謀也當時蠹動蓋是管蔡率殷民以來誥辭直歸罪武庚者指出叛謀所起禍根所在而言也

今蠹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敘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民獻未仕之賢也于往敘撫安也寧武亦謂武王初喪未諡以其能安天下曰寧王有安天下之武功故曰寧武自嗣子言之則曰寧考桀言之曰寧人自後人言之則曰前寧人大事戎事也并吉三龜皆吉也今殷民蠹動於今日之明日有賢者十

人來爲我輔翼以往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克殷有天下者武王所圖之功也使殷再復則前功隳矣往平殷亂所以救其圖功也我之戎事有克捷休祥之徵故卜三龜而皆吉此東征之時所卜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爲尤必協人謀鬼謀而不自用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尹氏大夫庶士上中下士御事指卿而言也逋播

臣謂殷亡而武庚逋逃播蕩也以此見周末嘗封武庚爲諸侯而自司馬遷以來皆謂紂誅而以武庚續殷祀者所傳謬誤也越予小子設爲諸侯自稱之辭考謂揆度審察翼即十夫子翼者周公以十賢來助龜卜協吉決於往伐而邦君御事乃不欲往曰患難之大而人之爲不靜者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蓋謂王惑流言二叔不咸也我衆諸侯揆度審察十夫之謀不可往征王曷不違卜而罷東征之役乎或曰王師以順討逆而諸侯敢不從命何也曰管蔡二叔誣謗周公舉兵內嚮必以獎輔王室爲名成王幼沖方且疑惑豈遽目之爲

逆武庚之叛謀甚深黨附二叔勸之西行實欲二叔去殷亂周而已得以據殷叛周也二叔既墮其術中衆人淺識亦但見二叔有不咸之迹而不知武庚懷叵測之心諸侯不欲東征者以二叔王室至親而武庚叛形未露也惟周公上智洞燭幾先明徵其辭顯斥其罪專指武庚而不及二叔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先人奪人之心者固聖人之餘事邦君御事乃以艱大不靜惟在二叔而不及武庚愚智所見相去懸絕若此儻武庚謀泄迹著人人皆知其叛則諸侯安敢不從征討而自比於逆亂哉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

永思猶曰深長思也卬我也咎謹慎勤勞之意我深思今日之患難而曰彼之蠢信乎爲無知而動矣然少壯被驅以行鰥寡不得其養可哀也哉我嗣受天命興師討罪乃天役也爲此天役所謂大艱皆遺之投之於我一身謂我身自當之也但我

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爾反曰不可征豈爲義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我之往征蓋不敢廢上帝之命也天降休命於寧王由百里小邦而興周惟卜之吉而用以伐紂遂能安受此天命而爲王今天意其相助我周之人猶寧王時也況我亦惟卜之吉而用以討叛卜吉則天意可知矣故嘆而言曰天之明天之威輔弼我大大之基業其可不順天命以討彼之逆天命

者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愍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愍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前事豈不知武王定天下若是之勤勞哉閔者隱匿不顯之意天實隱匿勤慎與我以成完前人圖功之所我不敢不極盡以卒其所圖之事也化謂化其固滯誘謂誘之順從天非誠有言辭以命我

但考我之民民賢來助即天意也予曷其不於前人所圖之功而思所以終之乎天亦惟用勤謹佑我周之人若有疾病當速攻治予曷其不於前人所受之休命而思所以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昔昔日也謂初欲東征之時言語辭或曰猶謂說及也如昔日之意則我已往矣我亦於此患難日思之以至於今譬如作室父既底定廣狹之度

矣其子乃不肯爲之築基況肯爲之造屋乎譬如耕田父既反土而蓄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使之成熟而穫乎其子如此其父之輔翼者其肯曰予有後嗣能不弃父之基業乎予者予其父也蓋武王定天下如作室之底法如耕田之既蓄今不能討平叛亂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矣況可望其肯構肯穫而保天命於無窮乎故我何敢不以我而撫安武王所已受之天命此自責之辭養如養癰護疽之養勸如盤庚篇汝誕勸憂之勸叛者當懲不往誅之是勸之也坐視其叛而不之懲是養其勸而不救也兄考喻武王友

喻武庚子喻成王民謂爲兄考家之人喻邦君御事此責諸侯之辭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肆下加哉字亦發語之辭連下至御事句絕明察國事由於哲人十人即民獻十夫迪知者真知非臆度知之十人知天命之眷周故來助東征之役天非可信爾於是無敢改易前人之法奉天命以伐商者武王之成法改其成法是逆天命也則天將不可信而命亦改矣況今天降喪禍之戾於周邦故惟興大患難之人大於鄰近之處自相攻伐於其邦君之室此事不可考疑是康叔不肯從亂而管蔡伐之也今汝不欲東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輕弃之也降戾猶前章降割降威謂武王崩也蓋亦有周之喪禍故有殷之大艱也天意惟欲亡殷武王既誅紂於始若穡夫然予曷敢不因武王已墾之田而終其畝乎謂當誅武庚也天亦

惟休養我武王故伐紂之時卜之而吉明周當得天下此極吉之卜也予曷敢不從此吉卜而率循保守武王已有所指定之疆土乎何況今日將伐武庚卜之又并吉是天意欲誅武庚也天之命不僭差以卜之吉陳說告汝是如此也

康誥

康地名文王之子名封初食采於康武王克商之後分紂故都朝歌以北爲邶管叔居之以南爲鄘蔡叔居之以東爲衛康叔居之管蔡以長康叔以賢皆以母弟鎮守商地其後紂子武庚誘管叔以畔惟康叔忠賢阻阨亂

人如防制水殷亂之平康叔有力焉如漢時吳楚七國反得梁孝王捍其衝七國卒以破亡事勢相類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此篇及酒誥乃康叔往衛之時武王告之之辭朱子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五峰胡氏以爲武王嘗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武王之自言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信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說者又謂寡兄曷爲稱武

王尤非寡兄自謙之辭苟語他人猶之可也
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安得以武王爲寡
兄而告其弟乎且康誥酒誥言文王者非一
而略無一語及武王何耶或又謂武王時康
叔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
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
尚幼者乎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
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
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康叔
布茲與汲冢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
明矣特序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脫

簡因誤爲成王書也康誥酒誥篇次當在

滕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丕顯大明也明德生知而
猶緝熙也慎罰哀矜而不輕用也侮謂忽慢鰥無
妻寡無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且不敢侮則法不輕
用於民可知也庸有常祗敬威可畏重言之猶堯

典言安安以庸常敬畏之德顯其民謂導民而使
之明也肇始造作區謂分畫界域夏謂華夏岐周
猶近西戎文王徙豐始作區宇於華夏之地也一
二邦謂鄰國也脩謂完治怙恃也冒上進也此言
文王初年我西土惟文王是怙其德日盛上聞於
天天用休嘉之乃大命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
也殪殺也戎殷謂殷之虐民猶寇戎也誕大寡兄
武王自謂謙辭東土殷都在周東也此言滅商而
大受天命爲天子及所統之國所有之民無一不
得其敘乃汝寡德之兄所勉勗以繼志述事者也
故今日汝得以在此東土而爲諸侯

